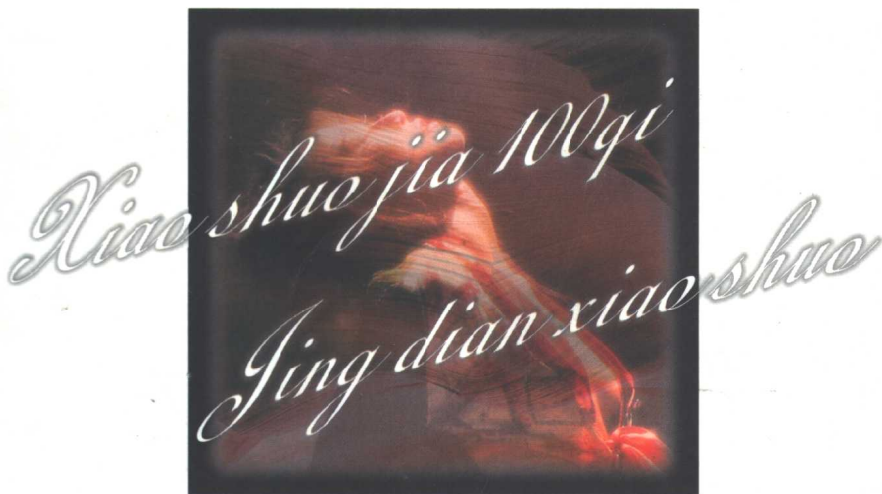


小说家 100 期

经典小说

女人胸口的火山

NÜ REN XIONG KOU DE HUO SHAN



吴玄	谁的身体	赵凝	女人胸口的火山
刁斗	李生	哈南	交易背后
石钟山	机关物语	刘庆邦	下江南
衣向东	军婚无戏言	林希	家贼
游江天	大山	沈星妤	隆乳
裘山山	枪击事件	王周生	性别女
肖克凡	人生如赌	安妮宝贝	与陌生人的12小时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胸口的火山/赵凝等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100期经典小说)

ISBN 7-5306-3512-3

I. 女… II. 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144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875 插页 2 字数 581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34.60 元

小说家100期

经典小说

目录

(以发稿先后为序)

- | | | |
|-----|---------|-----|
| | 吴玄小传 | |
| 3 | 谁的身体 | 吴玄 |
| | 刁斗小传 | |
| 39 | 孪生 | 刁斗 |
| | 石钟山小传 | |
| 127 | 机关物语 | 石钟山 |
| | 赵凝小传 | |
| 175 | 女人胸口的火山 | 赵凝 |
| | 衣向东小传 | |
| 243 | 军婚无戏言 | 衣向东 |

小说家100期

经典小说

目录

游江天小传

279 大山

游江天

裘山山小传

343 枪击事件

裘山山

肖克凡小传

375 人生如赌

肖克凡

安妮宝贝小传

431 与陌生人的 12 小时

安妮宝贝

哈南小传

443 交易背后

哈 南

小说家100期

经典小说

目录

刘庆邦小传
481 下江南

刘庆邦

林希小传
547 家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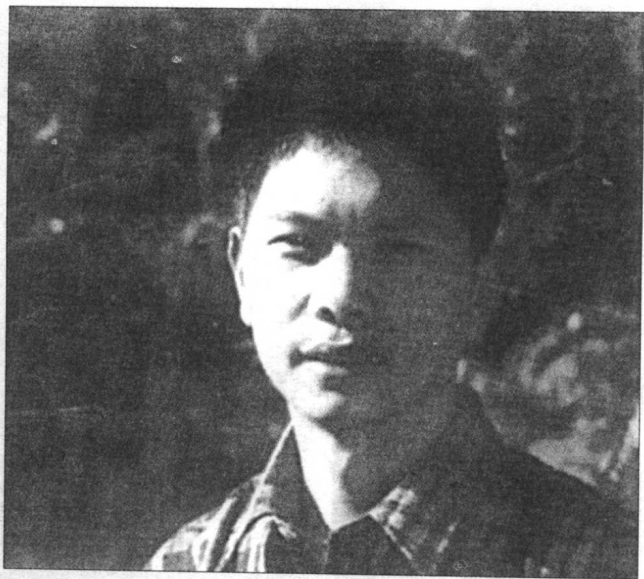
林 希

沈星妤小传
593 隆乳

沈星妤

王周生小传
623 性别女

王周生



吴玄小传

吴玄,男,浙江乐清人。已发表小说多篇,著有小说集《男女》等。中篇小说《玄白》入选中国作协选编的2000年中国最佳小说中篇卷;短篇小说《末城跳蚤》获浙江省1999至2000年度优秀作品奖。现为《文艺报》记者。

谁 的 身 体

吴 玄

过客显然是一个成熟的网虫，在他看来，网络是一个比梦更遥远的地方，大概它就是天堂，起码它离天堂比较近，或许就十公里，相当于从中关村到西直门，乘公共汽车一小时内便可到达。所以当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想从杭州赶来，与他见面，过客谢绝了。

过客说，我们这样呆在网上，不是已经很好，见面就免了吧。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不能免，我想见你。

过客说，还是免了吧。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你不想见我？

过客说，我？你说的我，究竟指什么？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不要咬文嚼字好吗？我就是我，我想见你，我爱你。

过客说，我也爱你，可是我是谁？我是过客，过客是谁？过客是两个汉字。我就是两个汉字，我应该仰着脸对

同样是汉字的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我爱你。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你是谁?你是神经病。

也不见得过客就是神经病,也许过客是有道理的,哲学家们早就把人分成了两部分:肉体 and 灵魂。并且根据这种逻辑,人类又制造出了电脑,也分成两部分:硬件和软件。以前,过客对这种分法不甚了解。但电脑的诞生反过来强有力地证明了哲学家们是对的,是伟大的,人是分成肉体 and 灵魂两部分的。过客关了那个叫 OICQ 的聊天工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他看见的是自己的下半身,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想见的就是这具身体吧。可是过客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迟钝,甚至相当陌生了。上卫生间小便的时候,过客握着自己的阳具,听着尿流冲进抽水马桶的哗哗声响,突然想起了诗人一指,这位名字也像阳具的诗人,正在竭力倡导下半身写作。一指说,所谓下半身写作,就是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过客觉着一指说得很好,这样撒尿离写诗也就相去无几了。过客这样想着,就比撒尿更响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呢。李小妮在她自己的房间里问。

过客说,没笑什么。我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觉得很好笑。

真是神经病,你把我吵醒了。

李小妮的责备确实是带着睡意的,过客说,对不起。

过客刚才说了谎,他是被自己的谎言提醒,才转身照一照镜子的,他看见了他的上半身,上半身有头有脸,这个人其实叫傅生,过客只是他的网名,或者说是他灵魂的

称呼。傅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好一会儿，直至感到厌恶为止。

傅生在中关村的一家网站当程序员，这是时下最热门的职业之一，月薪8000元，在北京也是高薪阶层了，他应该是个成功人士，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叫做过客，大约是读过鲁迅的《过客》吧。那位鲁迅笔下的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沉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着破鞋，肋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这过客其实跟傅生毫无关系，傅生远不是这般沧桑，深刻，深刻得乞丐似的。傅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白领，虽然那白领因为长时间不洗，从脖子后面镶了一道黑边，不是百分之百的白领了，但那道黑边也只是说明他脏，并不能取消他是白领的资格。镶了黑边的白领下面是西装和革履，上面是脖子撑的一颗大脑袋。那脑袋长得很是幼稚，就像一颗婴儿的脑袋，刚刚从子宫里艰难地钻出来，脸以及额头都呈血红色，还皱巴巴的，头发也像婴儿的胎毛，稀稀的，脑门上尚且空着，而且表情也像婴儿，眼睛总是眯着的，似乎一点也不习惯子宫外面的世界的光亮。傅生一直不喜欢自家的这副尊容，由此也讨厌可以照见自己的镜子。如果身体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可以随便更换，他早换一副别样的了，比如过客的那样。其实，他的样子还是蛮有意思的，甚至是可爱的，尤其是他笑起来的时候，十分可爱，皱巴巴的脸上就像婴儿一样天真无邪又不知所措。与他同住一单元的李小妮就很喜欢他的这副傻样。不止一次当着傅生的面恭维：你的脑袋好玩，抱着这样的一个脑袋就像抱着一个大头娃娃，肯定很好玩的。尽管是玩

笑,但李小妮的意思还是明白的。

等傅生从卫生间出来,李小妮又说,你把我吵醒了,你这个傻瓜。

李小妮把“傻瓜”这个词含在喉咙里,睡意朦胧地吐出来,听起来就很有点意味,傅生只得在他房门口停了一会儿,准备说点什么,但结果什么也没说,就回自己的房间了。

傅生本来和一指合住一单元,是租的,二居室,月租2000元,就在圆明园对面,上班很近。一个月前,一指说,我的房间要让给一位女士住,你没意见吧。傅生说,没意见,当然没意见,不是你女朋友吧。一指含糊说,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不过,你想谈,也可以谈。然后李小妮就搬来了。李小妮搬家的过程是在傅生上班时完成的,傅生回来,一指房里住的已经是李小妮了。李小妮非常自然,见了傅生,笑咪咪说,你好,你就是一指说的傅生吧。傅生说是。李小妮说,以后就我和你同住一屋了。傅生说好。李小妮又多看了几眼傅生,随后笑咪咪地将目光集中在傅生的脑袋上,傅生被看得不自在,说,笑什么呀?李小妮干脆就弯了腰笑将起来。傅生又说笑什么呀?李小妮歇了口气,说,对不起,我想起一件好玩的事情,就忍不住笑了。傅生想,她刚才看的是我的脑袋,我的脑袋还能使她想起什么好玩的事情?后来他才知道李小妮笑的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脑袋好玩。傅生觉着这个李小妮真有意思,也陪她笑了一下。

傅生说,一指呢?一指搬哪儿去了?

李小妮说,我也不知道。

傅生说，他没帮你搬家？

李小妮说，帮了，搬完就走了。

傅生说，你们是诗友吗？

李小妮说，诗友？不是。

傅生说，一指写诗，我以为你们是诗友。

李小妮又坚定说，不是。

傅生就不问了。回房关了房门，平时他是连门也懒得关的，现在他把房门关上了，显然他意识到了李小妮的存在，他是和一位叫李小妮的女人同居一屋了，这个据一指说你想搞，也可以搞的女人，他还不知道跟她如何相处。有点恍惚，有点莫名其妙，但也有点兴奋，毕竟李小妮是个女人，而且又那么陌生。傅生突然觉得房间变大了，充满了他和李小妮的各种可能性。这感觉是一种傅生喜欢的感觉，便上网找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一说，不对，说一说的应该是过客了。

过客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和一个女人同居一屋了。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你干吗告诉我这种消息，开玩笑的吧。

过客说，不开玩笑，我真的跟一个女人同居一屋了。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情人？

过客说，不是，一个陌生人。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莫名其妙。

过客说，对了，那感觉就是莫名其妙。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真的是陌生人？

过客说，也不能说完全陌生，我已经知道她叫什么名

字了。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有意思。

过客说,对了,跟一个我只知道名字的女人同居一屋,其余我一无所知,多有意思啊。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似乎感到了陌生女人的威胁,说,她长得漂亮吗?

过客说,还行吧。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你说具体点。

过客想了想,才发现这是个难题,原来一个女人是很难说的,他大学读的是计算数学,他只能向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提供一组数字,该陌生女人年龄约 23 岁,身高约 1.62 米,体重约 50 公斤,五官端正,没明显缺陷,乳房挺大,但具体有多大,没有量过,臀部尚未仔细观察,不详。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你一定盯着人家屁股仔细观察过,不好意思说吧。

过客说,没看过,真没看过,那有什么好看的,那不过是个拉屎的地方。

虽说没什么可看,但既然同居一屋,你想不看人家的屁股也是不可能的。当晚,傅生就在客厅里看见李小妮的屁股了。李小妮趴在长沙发上看电视,屁股微微弓着,成了最引人注目的部位。好像她看电视不是用脑袋,而是用屁股看的。李小妮又翘了一下屁股,说,你躲房间里干吗?傅生说上网。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吗?李小妮说着坐正了身子,不等傅生回答,又接着说,能不能帮我在卫生间里装面镜子。傅生说,你上卫生间也照镜子?李小妮说,嘻,原来你很幽默。傅生说,我本来就幽默。李小妮说,你

们都不照镜子？房间里连一面镜子也没有。傅生说，我们照镜子干吗？李小妮说，我带了镜子，帮我装上吧。

其实，男人比女人更喜欢照镜子。卫生间装了镜子后，傅生上卫生间就多了一件事：照镜子。只是他不像女人，没有任何实用目的。他是对着镜子凝视，直至发呆，那是全神贯注的自我关注吧。好像他要看的不是自己的形象，而是灵魂。据说动物从不照镜子，猩猩们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便很厌恶地离开。人所以比动物高明，原因之一就是人喜欢照镜子吧。傅生从不照镜子到对着镜子发呆，这说明他迅速从动物进化成了人。可惜他照完镜子又把照镜子的事忘了，还以为照镜子是女人的事，他是不喜欢照镜子的。

再说那镜子装好之后，李小妮像一辈子都没照过镜子似的，立即提了化妆袋，上卫生间左顾右盼，对着自己的脸涂涂改改起来，似乎原来的那张脸是副赝品。不修改一番就拿不出手。但是这么晚了，化了妆又给谁看？房里仅傅生一人，应该是给傅生看的，可也不一定，化妆可能也像艺术，只是为了自己，而不一定非要给别人看的。傅生不懂这一点，觉得李小妮有点奇怪，连睡觉也要化了妆睡，是不是准备梦里送给谁看？

傅生想完，就回房上网了。

二

李小妮的到来，傅生最初的感觉是房间变大了。但是没几天，傅生又觉着事实上房间是变小了。譬如，现在他就不能穿着裤衩在客厅里晃来晃去，以前跟一指使用的

口头禅：操，用在李小妮身上似乎也不合适，时时得提防着这个字不小心脱口而出，这就弄得傅生嘴生，面对李小妮，好像连话也不会说了，好像患了初恋失语症的少男似的。

这就给李小妮提供了一种错误的信息，以为傅生爱上了她。既然人家爱上你了，何况又是同居一室，你总得也给人家一些暗示和机会。女人给男人的机会，通常是让他干活，先是体力活，然后当然也是体力活。李小妮嫌一指留给她的铁床没有人味，要傅生替她买一张席梦思床。傅生说，席梦思，那么大的玩意儿，我哪搬得动？李小妮说，叫搬运工嘛。傅生说，既然叫搬运工，就不用我替你买了。李小妮说，这些活应该你们男人干，一个女孩连床都得自己买，不是太丢分了。这话很有点潜台词。大约就是从这句话开始，傅生觉着他对李小妮是没有意思的，当然也不只是李小妮，他对别的女人也是没有意思的。比较有兴趣的还是上网，网上的女人，这跟眼见的女人是完全不同的，网上的女人其实是由想象构成的，譬如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它几乎是一句超现实的诗，可能绝望也可能是过于幸福而浮在空中，你能想到它是一个女人吗？

不过，席梦思床傅生还是替她买了。李小妮的回报也是丰厚的，她看见傅生房间里堆满了脏衣服，床上的被子也像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一点也不像白领的生活，就干起了通常妻子才干的活，帮他洗衣服。李小妮以前可能从未帮人洗过衣服，洗着傅生的脏衣服时，仿佛触摸到了傅生的身体，就有了一种亲近、温暖的感觉，她大概就是在替傅生洗衣服时，觉得爱上傅生了。

傅生肯定不知道李小妮洗一次衣服，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他来说，除了帮他洗衣服，李小妮似乎只是他和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网上聊天的一个话题，自从李小妮与过客同居一屋，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对她就充满了兴趣，不停地要过客描述她的长相。过客说：

我不是作家，我没有肖像描写的能力。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教导说，你就像作家那样，使用比喻嘛。

过客就试着使用比喻，但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李小妮究竟像什么，过客说，我确实不是作家，我不会使用比喻，她大概像个女人吧。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又问，你们互相有交往吗？

过客说，有啊，我帮她买床，她帮我洗衣服。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气死了！气死了！你怎么能帮她买床，她怎么能帮你洗衣服；你应该帮我买床，我应该帮你洗衣服。

过客说，你买床干吗，你不是浮在空中吗？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我妒忌得要从空中掉下来了。

过客说，别掉下来，你知道我爱的是你，我对身边的女人不感兴趣。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那我们见面，好吗？

过客说，干吗见面？见到的不就是身体嘛。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那身体不是你吗？

过客说，那身体也许是我，可一上网我就把它丢了，你还见它干吗？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你不是用身体在打字吗？

过客说，是的，可是你见不到它。

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你觉得这样最好？

过客说，是的。

傅生其实也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不想见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大概他觉着自己是一条成熟的网虫。成熟的网虫只活在想象中，如果见面，那想象的生活无疑就毁了，所以不见面是一条原则。但也不一定，也可能是傅生怕被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看见。傅生上卫生间又照了一回镜子，自己把自己观看了一遍，若说他自恋，是不对的，他照镜子若不是用哲学的眼光，起码也是网虫的眼光照的，他在镜子里看见的不是自我，他看见的那具身体，在他看来几乎多余的，他想把它扔掉。傅生揪着自己稀疏的头发，试图将脑袋从脖子里拔出来，但是没有成功。其实反过来把镜子扔掉也是可行的，没有了镜子，就看不见身体，既然身体看不见了，那跟扔掉也就没有太大差别。

可镜子是李小妮的，要扔掉得经她同意，傅生说，李小妮，跟你商量一件事，可以吗？

李小妮说，当然了，什么事？

傅生说，能不能把镜子扔掉。

李小妮说，干吗扔掉？

傅生说，看见自己很烦。

李小妮说，你太好玩了，怎么有这种感觉？

傅生说，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确实很烦，扔掉吧。

李小妮说，那不行，你什么都可以扔，但镜子不能扔，你扔掉镜子，我就看不见自己了。